

當代
創作
文庫

蕭軍傑作選



海新象書店刊行

庫文作創代當

魯迅傑作選	巴金傑作選	茅盾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丁玲傑作選	冰心傑作選	盧騷佳作選
謝冰瑩佳作選	蘇絲綺佳作選	張天翼傑作選	王統照傑作選	豐子愷傑作選	葉靈鳳傑作選	田漢傑作選	林語堂傑作選	徐志摩傑作選	沙汀傑作選	蕭軍傑作選	魯彥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

蕭軍傑作選

全一冊實價國幣

編選者
巴

校正者 李

出版者 新象書

印刷者新象書

發行者 新象書

上海山東中路中得坊
大方書局
代理發行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雷浩店店店局

小傳

蕭軍原名劉田軍，是當代最負時譽的『東北作家』之一。當『九一八』慘變發生後，東北同胞在日寇侵略的鐵蹄下挨着非人的痛苦生活，不屈的人民便憤而奮起抗暴，與日寇作殊死的戰鬥。在這屠殺……流血……饑饉……抵抗……呻吟……掙扎……怒吼……的大動亂中，蕭軍先生獲得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珍貴材料。後因環境煎迫，便偕同女作家蕭紅（那時候還是他底太太）即離異。蕭紅已於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病死香港。離開東北，來到上海。在很困苦的生活環境中寫下了他第一部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因為找出版的關係，與魯迅先生相識。但是因為出版商的偶像的惡劣觀念很深，對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底作品，當然不會被他們所願一顧的，雖經魯迅先生的再三設法終歸無效，最後還是由魯迅先生設法籌款，以奴隸社之名義出版。八月

的鄉村終於跟蕭紅女士所著的生死場一起出版了。當時全國人民仇敵的情緒正汹涌澎湃，八月的鄉村正是描寫鐵蹄下的同胞與日寇周旋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加之作者有着卓越的描寫手腕，這一部有着血淋淋的充實底內容與高超的藝術形式的作品之問世，在當時立即使其他的一切作品，爲之低頭，於焉風謂一時，不脛而走，但最初刊行時，作者的具名還是寫着『田軍』，直到他在當時的著名文學刊物「作家」上絡續發表短篇小說，這纔改稱爲「蕭軍」。但這時候的作者，已成爲著名的作家，擁有廣大的讀者了。以後絡續所刊行的單行本，長篇小說有第三代等，短篇有羊，江上等，散文有綠葉的故事三月十二日等。抗戰期間，作者的新作品產量並不多，且大都是短篇。這裏所選的作品，全是受各方推許的力作，如羊的一篇小說，在發表後所獲得各方稱讚的反響底熱烈，實不下於他的長篇傑作八月的鄉村。就是他那雋永清麗的散文，如水靈山島等，也能使讀者領略到作者他那富於素養的才能，纔能使每篇作品具有完整的美。

當代創作文庫

蕭軍

巴雷編選

目次

櫻花·····	一
四條腿的人·····	一六
羊·····	三〇
大連丸上·····	六六
江上·····	六六
綠葉底故事·····	一〇一
樂·····	一〇七
水露山島·····	一一一
馬的故事·····	一二三

新象書店出版

蕭軍傑作選

櫻花

一 爸爸入了獄，姐姐便帶起黛黛開始去流浪。到那裏去呢？回國吧！這正是哈爾濱公園裏開放第一枝櫻花的時候。

二

春來了。這鄰近西伯利亞的哈爾濱，接連幾個整月封鎖在冰雪交織的冬天裏，整日整夜受着酷寒的威脅，春對於每個人該是多麼有意義啊！雖然這裏好像只有夏天，春天的駐在並不多久，但也畢竟是存在的，人們也還是愛着它，只要看到樹枝有了一點春意，人們總帶着點安慰的心情說：

「啊，春天了！」

在都市裏沒有廣大的草原，也沒有長林給你證明春天偉大的力；有的祇是一些愚蠢的街樹，和公園裏一點可憐到等於沒有存在的小草。

這是夏初了，人們還正在過春天冬天的衣裝也還是沒有完全除掉哪！

黛黛在外面玩膩了，跑回來拉着姐姐要去看櫻花。孩子是不懂得看櫻花的，她只聽說今年公園裏有櫻花開了，孩子們全跑去看了。

「姐姐，看櫻花去啊！」

姐姐作什麼她不管，她也不懂得管。祇曉得扭姐姐的手。如果再不理她，她會到爸爸那裏去搬兵。爸爸

總是愛她的，總說姐姐應該領妹妹去玩一玩。這樣，每次黛黛總是勝利的。

「姐姐，我要去看櫻花——人家全去了啊！」

姐姐正在裁黛黛的春衣和夏衣，連使用剪刀全有點生疎。媽媽活着的時候，姐姐自己的衣服也是媽媽剪裁的，因為姐姐和黛黛同樣是媽媽的孩子。

「不去吧？好黛黛，姐姐給你裁衣服咧！」姐姐顯出很好的耐性，用尺量了又量，剪刀在手裏頻頻地開合着，幾次已使黛黛咬着了布沿，但還是不敢斷然剪下去。

「回來再剪吧？好姐姐，櫻花聽說明天就落了……還有一隻長犄角鹿咧……好姐姐……」

「看什麼去啊！」走在地板上的爸爸說話了。他的兩隻眼睛從那一雙大眼鏡的邊沿上跨了過來，紅濕着說：

「不去看吧？爸爸晚上領你去電影，還買糖給你……去玩吧，姐姐做好衣服給你……天熱了，你的小絨衣也該換了！」

爸爸過來把黛黛前額的汗給擦了擦，他發見孩子的頭髮也該齊一齊：

「姐姐把黛黛的頭髮齊一齊——明天早晨洗完臉。」

黛黛有點不耐煩，爸爸今天怎麼也不贊成自己了呢？並且眼睛還是那樣紅濕濕地瞪着自己。在媽媽活着的時候，爸爸是並不叫黛黛注意的，而且那時候爸爸也沒有現在善良，但爸爸雖然善良地摸着黛黛的頭，此刻黛黛却不耐煩，她推開爸爸的手說：

「我自己去——」

「自己去不得的——」爸爸抱住黛黛，蹲下身子，伸出長着頰鬚的臉去，想讓孩子的小手來撫摸，「我不要你這有鬚子的臉——放開我，我自己去……」

爸爸笑了，姐姐笑了，黛黛也笑了，但從黛黛笑的小眼睛裏面，已經輕輕地拖下了兩條淚線。黛黛去玩了，姐姐還是剪裁衣服，爸爸還是在地板上走。從媽媽死去了以後，從每處懸着的中國旗被日本旗和五色旗代替了以後……爸爸常常要這樣走着，有時候還一夜走到天明。

「姐姐，還是去看櫻花吧！」

黛黛小眉毛門着跑回來了，便要去看姐姐手裏的剪刀，並且說明理由：

「——人家全去了，沒人和我玩了……有長角鹿……還有一條日本狼……白毛的……今天全放在園子裏了……」

「和她去一趟吧！」爸爸停住了步，拉一拉自己的眼鏡說：「不要叫狼唬着，姐姐關心一點。這樣強的孩子……」最末一句完全是自語，又開始在地板上走起來，一面從袖口裏取出一塊手帕，擦着眼睛。

走起路來黛黛完全是跳着的，一面也還是不放鬆姐姐的手。路上姐姐囑咐她：

「到那裏不要亂跑啊！日本孩子會欺負你的。」

麗麗想起今天是星期六，公園緊鄰着「所」日本小學校，日本孩子一定不會少。平常那裏的日本孩子就很多，教員們常常領他們到那裏去畫風景，也有自己跑到假山各處摹擬兵們打仗的。

「姐姐，櫻花是什麼顏色的啊？」

「大概是紅的吧？」姐姐也沒有把握，那該是什麼顏色，姐姐看真的櫻花這也還是第一次。她能知道櫻花大概是紅的或是白的，却也是從畫冊上或是日本遊記一類的書物上知道的。

「姐姐，這櫻花樹結櫻桃嗎？」黛黛由櫻花聯想到那紅晶晶的或者帶一點嫩綠色美味的櫻桃，小嘴腔裏津液有點增多。

「不，這樹不會結果子的，只開花……」

「那麼櫻桃呢？」

「單有櫻桃樹……你累嗎？」姊姊摸了摸黛黛的前額。

「不，一點也不——」

孩子爲了要表示自己的英勇，擺開姐姐的手跑向前面了。公園的門不似冬天那樣祇留一條縫，門扇已經規規矩矩的閃在兩邊，甬道上也看不到冬天的積雪，因爲已經掃開了，只微微留着點潮濕。

爲了防止乞丐入內和禁折花木而僱用的園丁也出現了。額子伸長着，但還沒脫去他的皮大衣，一條棒子很熟練的出現在他的手裏，遊人還不多。

「不要跑跌了！」黛黛。」姐姐加緊着腳步說。姐姐剛走進園來，黛黛已經跑上了迎門的駝背橋，扶着欄杆在看水。

「魚啊！姐姐，這裏有魚啊！」

那是冬天凍死在水底的魚，黛黛在春天裏發現了。魚是很多條，輕輕地，輕輕地……枯了的柳葉一樣白白地飄動在水面上。黛黛不知道魚是在冬天裏凍死的，她問着姐姐說：

「魚怎麼全亮起肚子來啦？累啦吧？睡一冬天了，春天還懶怠浮水哪！」

黛黛尋了一塊小石頭去打牠們……

櫻花在那裏呢？

櫻花是栽遍了每個假山上，臨濟水的小島上也有哪？尋來尋去，祇有一株是整個開放的，其餘還全在打苞。

「姐姐，我們折一枝吧！插在你的瓶子裏，教爸爸也喜歡！」

「折不得的……」姐姐把黛黛的小手輕鬆的握了一握，「爸爸不喜歡櫻花的，不要亂動吧！日本人

看見不答應的……公園裏不准折花……」

黛黛不明白公園裏爲什麼不准折花。黛黛記得去年這裏還沒有這些惹人厭的花。除開樹，儘是草，有花全在玻璃房子裏。她對於櫻花不感到興味了。她拉着姐姐：

「走——我要看狼去——」

狼是囚在一個狹窄的有鐵柱的籠子裏。牠不停的走，來回的走……從鐵柱的空隙探着爪子，擦着長嘴巴，白白的牙齒，尖銳得像亮銀的釘，發瘋似的咬着鐵柱，黃亮的眼睛像金子磨成的啊！週身確是生的白色毛子。

黛黛有點怕這東西，但她要尋塊石頭拋牠一下，像拋那水裏飄着的死魚一樣。

「不成啊！日本人看了不答應哪！」姐姐帶着黛黛到隔欄看鹿去了，一同看狼的孩子們，大人們，都在後面笑黛黛。

黛黛看別人拿花生在喂鹿。牠的長犄角怪有趣的。牠完全不像白毛狼那樣叫人害怕。牠像個大方的姑娘。小嘴巴尖尖的，吻着人喂牠的手。黛黛也向姐姐要花生：

「我們也買點花生去吧！牠餓了。」

「牠不餓，餓了有人來喂牠——日本人看見不答應的。」

日本人真來不答應了一個胖子瘦肩膊的日本人橫擺着身子走來。也把那間畏內人打完了兩個嘴巴才說話：

「什麼你的幹活計——園長那裏說話的有……」

很顯出費力的樣子，他拖着這個喂鹿的人走了。看熱鬧的人們也全走開。在臨行時，黛黛看見那鹿的小尖嘴巴，分明還在等待的露在欄干外面，狹狹的小舌頭搜尋什麼一般的伸動着。

姐姐告訴黛黛說：

『鹿是日本國載來的。』

『白毛狼呢？』

『白毛狼也是……櫻花也是……』

黛黛還是不明白，爲什麼那個日本人不讓喂鹿？他把那個喂鹿的人拖到那裏去了呢？她却不想問。她

同姐姐說：

『回去問爸爸就知道了。』

三

爸爸不再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了。他很忙碌，收拾自己的寫字檯，燒掉不必用的書籍和信件，最終由壁間把媽媽的畫像也取下來。他仔細地拭去了所有的灰塵，而後擦了又看，看了又擦，一直到黛黛試驗着自己的鏡子。爸爸濕紅着眼睛笑了起來，把快落到鼻端上的大眼鏡向上抬了抬，才算停止了擦拭。接着姐姐又把牠擊到燈下面仔細的看了又看。

『媽媽在笑呢！』黛黛爬上一張椅子，扶着姐姐的肩膀說。

『你看媽媽向誰笑呢？』

『向我——』黛黛指着自己的鼻子。

『不對，不是向你笑……向我——』

『不對呀！她同爸爸笑哪！』她顯出過分聰明，拍着自己的手。爸爸掉過臉來向這面看一看，同時把眼鏡又抬一抬，什麼也沒說，又蹲下身子檢了一疊信和書，投到壁爐裏去。

『麗麗，把那玻璃卸下來，路上好拿。』

黛黛又尋別的玩了。她尋到媽媽撐過的一隻傘撐起來，在地板上跑。

「跌倒刺破眼哪！拿過來，爸爸給你作一條小拐杖。」

爸爸把傘拿到手裏，但是不立刻就變出一條小拐杖來，只把牠看了又看。黛黛不耐煩了，催促說：

「爸爸，手杖啊——」

「好，看這小拐杖，好不好？」爸爸很快的把一柄傘變成一枝黛黛的手杖了。

「爸爸，短一點。」黛黛試驗學着大人們提手杖走路的姿勢，一甩一甩的……爸爸也看出真是短一點，笑着說：

「玩够了就扔牠吧！」

黛黛心裏想，搬了家，爸爸也許給她買一隻真的手杖呢。爸爸一向是愛她的。

「爸爸，我們搬家嗎？」

「嗯，搬家——開了吧，叫姐姐另給你鋪一個小床睡吧！就在爸爸的寫字桌上。」

「摔下來呢？」

「爸爸和姐姐看着，摔不下來的——好好睡，醒來給餃子吃。」

黛黛睡在寫字桌上，還是叮囑着說：

「姐姐，爸爸說醒來吃餃子，爸爸忘了，你可別忘叫醒我啊！」

孩子的肝聲很快就聽到了，一會兒就說着夢話，還叫姐姐把花生米給她，她要喂鹿……

爸爸不言語，姐姐也不言語，手全在忙繡着。爸爸和姐姐的眼睛全是紅潤的，他們時時關心睡着的黛黛，怕她翻下來。

「到北平……不用向叔叔說我們的事，把黛黛叫叔叔送到一個好學校裏去……你願意上學，就也

找個學校……媽媽的畫像你們帶着吧！將來我這屋子什麼也不能留下的……」

麗麗的回答只有哭，手在哭聲裏忙碌……

「爲什麼這樣女人氣呢……你媽媽比你剛強的多……你們這是還國去哪！咱們是中國人，到天津就先教給黨，不准再說「滿洲國」，「滿洲國」的，這要叫人恥笑。要說你們是從東北來的……告訴黨，黨東三省是日本兵用刺刀大炮強奪去的……同時也別忘了……別忘了你們的媽媽……她是因爲什麼死的……」

爸爸的聲音越來越苦澀，代替聲音的只有鼻子的抽動，最終鼻子抽動的響聲也沒有了。

爸爸從有了中華民國就懂得愛國。他今年四十五歲，他沒想到這樣快就作了亡國奴。雖然這不是亡國，只是割去了三省的地方，但他覺得這和亡國一樣了。他痛心，他懺悔，他曾嘲笑過猶太和朝鮮……最後還是想起自己的妻，一個因爲遭到日本兵的侮辱而自殺的女人。

「麗麗，努力愛國！教給黨，努力愛國！」

是的，後天爸爸就要爲祖國去犧牲，用自己來作愛國的見證！那是準備在賞櫻花的筵上——還有其餘的同志們。

「爸爸，祖國是什麼樣呢？我只在地圖上知道的。」

麗麗把什麼全收拾妥當了，她看一看黨，睡得正香甜。

「不用問吧，祖國總是好的！安心領着黨去吧！見了叔叔……什麼也不要說！就完了。」

爸爸的計劃，祇有爸爸自己和爸爸的同知們知道。知道要在慶祝櫻花的筵上，應該作出點什麼奇蹟來。

麗麗祇知道她要離開爸爸，帶着黨回祖國去讀書。同時也意識到這家不會再有歸來的一天。她也

憧憬着爸爸所說：「祖國總是的，一切是善良……」

在睡得正好的時候，黛黛被姐姐喚醒了，她要哭，姐姐替她揉着眼睛說：

「……起來吃餃子吧！我們黛黛是聽話的……看單爲你姐姐包的小餃子，你不是最愛吃小餃子嗎？
噯，噯，是的，抱着……」

黛黛抱在姐姐的懷裏。姐姐抱的姿勢很不對，使黛黛感到不舒服，她動着小腿半哭着聲音說：

「我不讓你抱啊……不讓你抱……」

「來，爸爸抱着……」爸爸把在地板上走的身子移過來抱黛黛。

「小東西，還是這樣嬌啊！到叔叔那裏去……好一點吧，叔叔是不愛嬌孩子的……」

燈光和每夜一般的平靜，祇是昏暗了一些。屋子擴大了一些。在黛黛的眼睛裏，這不像自己的家了！睡覺以前那個家，爸爸是照舊的，姐姐也是照舊的。祇有姐姐的眼睛變得紅了，睫毛變得短了；爸爸的眼睛更紅了，眼鏡更擴大，鬍子好像也多長出一點。

「爸爸的鬍子不好呀！叫姐姐割掉吧？」黛黛玩弄着爸爸下巴上的鬍子。爸爸輕輕的躲避着，取了一個餃子湊到黛黛的嘴唇上說：

「吃吧，省得在路上餓，車上買東西不干淨！」

黛黛還不想吃，推開爸爸的手，看着棹那面低着頭的姐姐，她把日間完全忘了的事，又想起來了：

「明天爸爸也看櫻花吧，姐姐說園子裏的櫻花日本子不許折……鹿也不許喂……是嗎？一個入叫日本子打了……他拿花生喂鹿……姐姐帶着我跑了……爸爸明天看鹿，我還去……我把花生偷着給牠……爸爸說日本子什麼全管……什麼全管……一根草也不許摸……是吧？爸！」

「噯，噯！」爸爸把自己的眼鏡抬一抬，對着姐姐那面說：

「麗麗，你吃一點啊？黛黛不吃，不吃吧？省得在車上不舒服，你應該吃點到叔叔那裏……你就是大人了！在自己家裏也還是孩子！」

黛黛又要睡了，爸爸搖醒了她：

「不睡，不睡——姐姐不吃，就給黛黛穿衣服吧！我去找車。」

黛黛知道就要搬家了，她想起她的小洋囡囡還在同伴的地方，日間因為看櫻花，把囡囡忘記了，她要
去取囡囡。爸爸說：

「不要了吧！送給鄰姐姐，咱將來再買新的。」

「不——」黛黛不允許。

「那麼……明天再來拿——」

「明天來……一早我就來。」

「好，明天一早你就來，爸爸去叫車，你幫着姐姐看東西……」

爸爸去叫車——黛黛却看着姐姐，爲什麼還不撤下碗去呢？儘坐着。她想，姐姐是看櫻花走累了？也不知道今天夜裏怎麼會吃起餃子來。黛黛看看屋子，看看姐姐，看看床上，椅子上，繩子綁好的行李，條箱，和爸爸剛才走出去沒有掩好的那扇門……她自己找到解答了，這全是爲了搬家。

車來了，萬事全妥當。黛黛坐在爸爸的懷裏，行李搖擺的在起車的下，睡着。姐姐手裏拿着媽媽的捲起來底畫像，那是爸爸自己的手筆。

黛黛想今天怎麼多的搬家人，哪全搖搖幌幌在車上，擺動着箱子，用繩子綁的也有，用木板夾起來的也有。前前後後，也有同她們車子並排跑着的馬車，夫吆喝着，用着着黛黛所不懂的話，站起來坐下，坐下又站起來……禿鞭子打着馬背脊，不相讓的在競跑……

從馬嘴裏飄落下來的小泡沫，常常要和起晚春的——不，這是初夏的——風，沁涼的撲到臉上來。

黛黛不知道這麼多的人全向哪裏搬，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是向哪裏搬。有爸爸，有姐姐，向那裏搬？黛黛都是不在意的。

車停了，黛黛認出這是火車站。有媽媽活着的時候，她和爸爸，也有姐姐，到這裏送過叔叔回北平。

「爸爸，我們還坐火車搬家嗎？」

「愛，……坐火車……」

有爸爸，有姐姐，坐火車搬家，黛黛覺得怪有趣！

第三次鈴，Ring……響聲像密密穿起來的珠子一樣響過了以後，接着是三聲怪樣的金屬的口笛，和一聲是有點悲愴，疲困，和寬宏汽笛的嘆息……爸爸才從坐位上站起來，什麼也不說的便走去。等到黛黛能叫出「爸爸你到哪呀？」已經什麼也沒用了。

四

二年以後——那應該也是櫻花開着的時候，從獄樓頂孔裏，爸爸也看到了櫻花，那是栽在誰家的庭院的，爸爸不知道，反正是栽在人家的庭院的。這是從獄樓小小頂孔裏給爸爸帶來的春消息，爸爸的心爲這消息又激怒了！可是爸爸知道，再有一個星期自己就可以滿了罪，爲了這免罪，爸爸激怒的心才又睡了下去。

有誰不愛自由而愛監獄呢？一頭蒼蠅也是愛自由的，誰甘心作奴隸呢？除非奴隸的力量敵不過，奴隸活着的心也總是和青又隕的呼吸存在的啊……奴隸的草是什麼力量也滅絕不了的……——到那裏去呢！回國吧！

爸爸被免了罪，釋放出來，經過了自己曾住過的若干年月的街，若干年月的房屋……現在什麼全生疎了！生疎得連鋪街的石頭和眼睛看着長大起來的街樹……全有些隔膜。

——回國吧！回國吧！那裏有嫡親的人！弟弟在那裏，女兒們在那裏……可愛的小黛黛……不然到那裏去呢？那裏有真正的同胞……祖國的旗……這裏祇有牢獄和看守的鞭子，不是生疎的啊……

爸爸終於按着自己所決定的，偷着回國了。他打着弟弟曾住過的門，他想着——開門的是麗麗呢？還是黛黛？不錯，黛黛懂得開門了，牠今年應該

是八歲……

「您找誰？」

「我找李……」開門的却是一個老媽媽。

「這兒姓高，不姓李……」老媽媽看着這缺乏血色，面部有點臃腫的人……鬚鬚是那樣不規則的生着啊！口音是異鄉的……她帶着疑心的問：

「您是關東人罷？就是日本子改了『滿洲國』那地方？」

「我是中國人……我是生在關東的……這裏為什麼不姓李了呢？」

「這裏嗎？一年前就不姓李了。向您不是說過嗎？這兒姓高——找姓李的……有事嗎？是他親戚嗎？您姓什麼……？」

爸爸開始感到軟弱——他用手支持着小門樓的磚牆：

「我也姓李……我們是弟兄……」

「您有兩個姑娘是您的嗎？」老媽媽聲音是清脆的，嗓子也是響亮的，她更仔細的看這箇異鄉人

說：